

安曼中国文化中心在线推出宁夏“金牛鼎福”版画作品展

新华社安曼电 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的中国文化中心19日在线推出“金牛鼎福—宁夏版画名家暨少儿版画作品展”，向约旦民众展示中国宁夏版画艺术。

本次展览由安曼中国文化中心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展出宁夏著名版画家和部分少儿优秀版画共16幅，参展作品将中国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巧妙结合。该中心希望通过本次作品展，增进中约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间的艺术交流。

安曼中国文化中心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今年将开展全方位合作，重点向约旦民众宣传和推介宁夏优秀文化艺术资源和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

安曼中国文化中心今年1月初开始试运营。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心将陆续推出多种线上文化活动，让约旦民众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中国文化艺术之美。

听障青少年走进紫禁城 感受文化遗产地之美

新华社北京电 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故宫博物院、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18日联合举办了2021年度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我在故宫画彩画——听障青少年走进文化遗产地”活动。15名听力障碍青少年在故宫博物院专家的引领下，学习古建筑彩画知识，亲手绘制彩画图样，感受文化遗产地特有的魅力。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学习了文物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绘制出了宝珠吉祥草、灵芝纹等各式各样的彩画样式，并制作成钥匙链留作纪念。

“我国始终致力于让每个公民获得平等的文化权利，人人都能够接触、参与和解读文化遗产。这些权利不会因为人的年龄、性别、收入、职业而有所差异。”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希望，这次故宫之旅能让孩子们感受到彩画之美，发现文化遗产之美，进而创造美好生活。他鼓励孩子们接触、学习和传承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茁壮成长，通过多彩的遗产，迎接多彩的未来。

“为人民起舞”艺术周将启 舞剧《李白》《昭君出塞》《孔子》全国巡演



(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歌剧舞剧院携手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等启动“为人民起舞”艺术周，从2021年7月到2022年4月，舞剧《李白》《昭君出塞》《孔子》将在北京、上海、郑州、青岛、济南、天津、沈阳等20个城市巡演。

据介绍，“为人民起舞”以舞剧演出为核心，由“舞之魂”“舞之道”“舞之梦”“舞之爱”四大板块构成，就地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线下文化系列活动。

“舞之魂”由舞剧《李白》《昭君出塞》组成，精选中国歌剧舞剧院优秀传统文化主题舞剧，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新时代美好生活。其中，《孔子》《李白》将带乐队进行全国巡演，采用交响乐团现场演奏，让观众在家门口体味现场艺术演出带来的震撼。

艺术周期间还将开展“舞之爱”公益互动互助活动，主办方组织艺术家进社区、进景区，通过表演及指导等不同形式贡献文艺力量；“舞之道”理论研讨交流活动将围绕当地人文、历史特色，在各地开展舞蹈艺术与城市生活主题的文化对话论坛；“舞之梦”艺术成长计划将以快闪、艺术课堂、小舞迷幕后独家探秘等活动，为孩子们种下艺术梦想。

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竞演 5月在南京举行

据新华社南京电 第3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竞演将于5月8日至22日在江苏南京举行，14个剧种的17位演员将以现场演出的形式展开角逐，终评评委通过现场观摩，差额评出15名获奖演员。

据悉，本次入围的17位演员中，戏曲演员15位，话剧和歌剧演员各1位。竞演剧种涉及京剧、越剧、秦腔、黄梅戏、川剧、粤剧、晋剧、婺剧、桂剧、楚剧、莆仙戏、龙江剧、话剧及歌剧等14种。演出单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西、黑龙江、江苏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参评的剧目中，京剧《乌龙院》、秦腔《周仁》、龙江剧《双锁山》以及多台经典折子戏将成为本届参评剧目的一大亮点。话剧《人间烟火》、京剧《向警予》、晋剧《战地黄花》，以及京剧《游百川》、越剧《凤凰台》、莆仙戏《踏伞行》等新编历史剧和古装剧，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文化守正创新的当代精神。

中国戏剧梅花奖评奖周期为两年一届，旨在表彰和奖励优秀中青年戏剧表演人才，推动戏剧事业的繁荣发展。截至2019年，梅花奖已举办29届，共评出涵盖戏曲、话剧、歌剧、舞剧、儿童剧等艺术门类的获奖演员696名。

5月8日起，参评演员将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紫金大戏院、荔枝大剧院、南京保利大剧院、江苏大剧院6个剧场进行竞演。本着“票价惠民”的原则，南京文化消费专项资金将通过惠民补贴的形式直接补贴到本届梅花奖参演剧目，补贴比例为票价的50%。

“三甲”同时诞生

先说“三甲”，按发现时间来排列，他们分别是1871年在希腊迈锡尼城出土的“疑似”阿伽门农黄金面具、1922年在尼罗河西岸出土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以及我们很熟悉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黄金面具。这三个文明，差不多是同时期。

所以，难怪有人问，这三家工匠难道曾经互相“串门”？答案目前是否定的。但是他们的确在同一时期出现，也许，我们只能认为，春天到了，花儿处处开放，然而各处花儿的容颜和香气，自然是不同的。

除了“从哪里来”不同，“用在哪里”也大相径庭。

看图片就能一目了然：古蜀（三星堆）的黄金面具抽象得很，青铜面具也一样，眉毛像刀一样挺，眼部镂空如梭（梭，织布那工具，如果没反应过来，就想象橄榄的形状），鼻子突出，嘴唇方正像机器人，而且他们比较薄，可以想象一下今天美眉们敷脸的那种金灿灿的面膜，所以很多学者都认为，古蜀黄金面具应该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的。他们的功能，作为祭祀神器、神像的装饰部分，也是和敬献、求飞升等的祈愿诉求有关。

而阿伽门农黄金面具，以及1986年在我国内蒙古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辽代黄金面具，给人的观感，就是——你是你就是你！他是一个，一个鼻子眼睛嘴巴都很熟悉的面相。他们每个的形态都是不同的，不像古蜀面具那么程式化。有的闭目沉思、有的面带愁容、有的含笑九泉。

当我们看着这些面具，自身的情绪也被带动，会情不自禁地思索起对方的生活。正如醉心于《荷马史诗》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在发现黄金面具时所言：“我正凝视着阿伽门农的脸庞。”阿伽门农就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联军统帅，攻克特洛伊城的那位。还记得一个苹果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海伦吗？

用于“神” 用于“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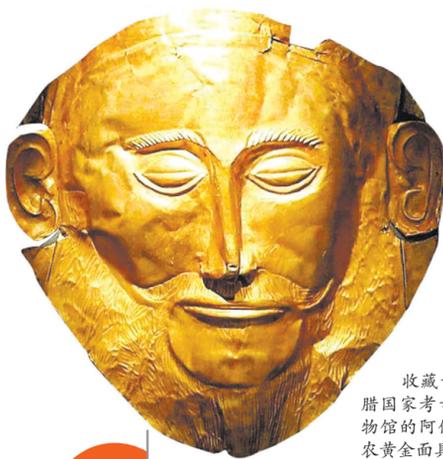
说回面具，所以，彼时的面具，一是用于“神”，一是用于“死”，而且这两者都被认为是神圣的。

三星堆青铜人本身就被认为是巫师的形象，巫师是一些被挑选的长得稍微异于常人的士人，他们再戴上更加把五官夸张放大的面具，一个是更能震慑凡人，另一个也是觉得更能和神灵沟通。

包括“西坎文化黄金面具”，这个来自秘鲁国家西坎博物馆的硕大作品，属于公元750年至1375年秘鲁的某位统治者，也是古代秘鲁流传至今最大最精美的一件金属装饰品，总重量达2公斤，高度连同附着的真实鸟类羽毛超过1米高，宽为60厘米。中心元素是一只蝙蝠，它是皇家权力的象征物，根植于神圣的自然力中。面具的外观与西坎神的面貌极其相同，西坎神是西坎宗教中地位最高、无所不能的神。西坎人认为这件面具的佩戴者具有神圣的权力和权威，并具有与神灵沟通的能力。

迈锡尼“阿伽门农”黄金面具正是用在丧葬礼俗中的，并且有意模仿刻画死者的面容。将金面罩覆盖在死者的脸上，仿佛他的面容美貌永远留在世间一样。“今人猜测，古人之所以要将面具刻画成死者的模样，可能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逝者的灵魂可以按照面具的容貌特征找到自己的躯体；二是让后人永远铭记死者的威仪。”

还有一个就是在业内大名鼎鼎的陈国公主面具了，在公元916年-1125年的辽代，覆上金面具，倚在金花枕，契丹公主带着十八年华的爱情盟约，沉睡千年，留给后人无尽遐想。她的面具按照她的脸型制成，丰圆，双眼圆睁，鼻梁狭长，唇唇，双耳宽大。覆盖面具是辽代的一种丧葬习俗，并力求和本尊相似。



收藏于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阿伽门农黄金面具。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青铜才是王者

事实上，今天如此看重的黄金，几千年前的我们的先人，可能还不是这么认为的。

陈国公主黄金面具，曾经在2018年，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色记忆——中国14世纪前出土金器特展》中展出。这个展览，当时空前地汇聚了国内目前发现的主要黄金面具。展览中介绍了黄金的历史，其中说到，“夏商西周时期，中国金器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黄金制品器形较小，纹饰简单，且多为其它器物的附属装饰，或是人体的装饰”。

这个说法，其实和古蜀（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是可以对应得上的。不少学者之前都曾认为，在3000多年前的晚商，三星堆文明鼎盛时期，当时最被看重的，是青铜，出土文物中，也是青铜器占据大宗。黄金，正如薄薄地覆盖在青铜人面部的膜片一样，它是一种辅助，是一种装饰。

青铜时代，黄金在中西文明中的地位有所不同。青铜和玉器，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曾一直被广泛应用于祭祀、礼仪乃至丧葬。青铜和玉，比金的地位重要多了。

你看从商代开始就出现了“金”字，但金和与金有关的汉字，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用作指青铜时代最重要的资源“铜”。直到唐代，在外来金器的影响下，完成了金器的中国化过程，并在宋绽放异彩，西夏、辽、元继续发扬光大。

这和西方是多么不同。古希腊在青铜文明时代，就已经赋予黄金以十分权威的地位。他们的至高权力代表，是黄金权杖。正如雅典娜黄金权杖。

而我们前文的至高王权代表是什么呢？不是黄金。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到周王室去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问鼎，鼎是什么做的？青铜。

楚庄王问得真直白，他连面具都不戴了。

这样不可爱。（据《新快报》）

面具 一戴 人人都爱

最出色的表情管理，可能就是戴上面具。

作为一种横贯全球通杀古今的文化，面具据说最早可追溯到7000年前的“石头版本”。而面具花园里的一株“奇葩”——黄金面具，则被后人关注最多。君不见，远有1922年埃及“帝王谷”的惊天发现“图坦卡蒙黄金面具”，近有2021年3月，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黄金面具”。与我们熟悉的面具相似，又和我们熟悉的表情和尺寸大相径庭，更以“人人都爱”的黄金为底色，无怪乎黄金面具在每一次的考古发现中，都能让人一一惊一论，牢牢占据媒体报道的C位。

这些“顶流”黄金面具，彼此之间还有种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

▲黄金面具，1986年内蒙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国公主墓出土。



2011年3月22日在埃及首都开罗的埃及博物馆拍摄的图坦卡蒙面具。



西坎文化黄金面具。



商，双面神人青铜头像，江西省博物馆藏。

团扇：随风而生的东方美学



清代菠萝漆扇柄仿乾隆宫廷牡丹团扇。

团扇摇摇，美人袅袅。作为中国传统的手工艺品，团扇素来被文人墨客赋予了柔软而又浪漫的想象。一柄团扇，寄托了班婕妤“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的心愿，亦含蓄地致去崔莺莺初见张生时眉眼含羞的女儿情愫。团扇不摇风自举，扇在动，心亦在动。

团扇，又称“宫扇”“纨扇”“合欢扇”，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古人寄情于物，将团扇喻为圆月，蕴含了团圆的寓意。清人王廷鼎在《杖扇新录》中说：“团扇近世通用素绢，两面糊之，或泥金、瓷青、湖色，有月圆、腰圆、六角诸式，皆借名人书画，柄用梅洛、湘妃、棕竹，亦有洋漆、象牙之类。”可见团扇形制、款式甚多。精美的团扇扇面常用绢、缎、纱、罗甚至织锦、缂丝等高级织物制作，或辅以刺绣、手绘等，山水亭台、人物花鸟、清词丽句等优美画面跃然于扇面之上。

“轻罗小扇扑流萤”，团扇的美感由不同的材质而生。纱轻透，罗清雅，锦斑斓，刺绣精致，而以“通经断纬”织法织就的缂丝，则如雕琢缕刻，素有“一寸缂丝一寸金”之名，缂丝团扇在过去多为宫廷御用之物，曾几何时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一睹芳颜。

然而近年，珍贵的缂丝团扇却渐回大众视野。数年前，超模刘雯的一组国风大片让缂丝团扇重新浮出水面，带来风情无限：照片里，美人执扇，或悠然婉笑，或半遮娇颜，一颦一笑间，将传统东方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另一组大片中，著名影星刘亦菲一袭红衣，手执一柄缂丝绿底梅花团扇的古装扮相，也令人惊艳不已。

这些精美古雅的团扇，正出自85后团扇设计师李晶之手。这位当年在江南大学设计学院读研究生时已迷上京剧的年轻人，因戏曲文化而结缘团扇，因爱惜古扇骨、欲复原团扇，最终将爱好做成了事业。8年前，一直醉心于团扇之美的李晶，决心成为团扇手艺人，他来到以手工艺著称的苏州，开辟了一间团扇



仿清代宫廷制绣水仙茶花团扇。 缂丝荷花团扇。

工作室“嗜闲居”，开始走上专业制作团扇之路。他的作品渐渐引起了圈内外的关注，林青霞、周迅、陈坤等明星都曾使用过他的作品，作为影视剧和时尚大片的道具。不少年轻人因一柄团扇，爱上了中国传统手工艺。

从古时贵族阶层使用的精致贵重之物，到走下高阁，发展成兼具欣赏与实用功能的工艺品，历经千年风雅的团扇与现代人的生活也产生着更多的关联。乘着国潮复兴之风，我们不妨走进团扇婉丽、典雅的世界，品析小扇之美。（据《羊城晚报》）